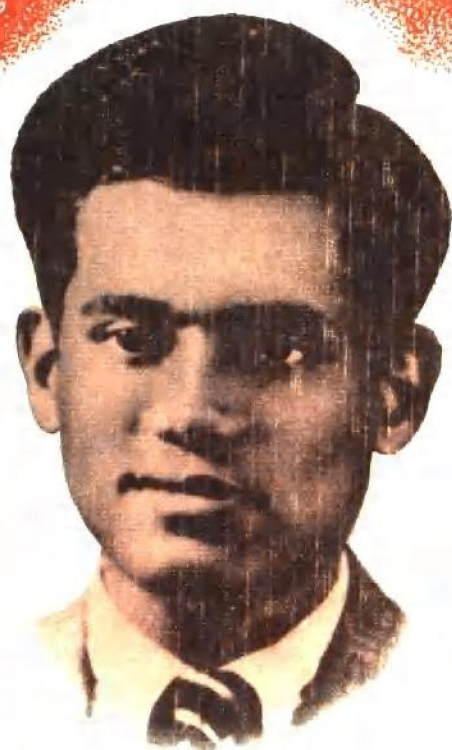


詹姆斯·霍洛拉姆·柯棣尼斯 著
任鸿霖 皮英艳 译



永恒的桥梁

柯棣华大夫传记

柯棣华大夫传记

永恒的桥梁

曼凯希·桑塔拉姆·柯棣尼斯 著
任 鸣 皋 皮 美 艳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驰
封面设计：庄珠娣

柯棣华大夫传记

永恒的桥梁

曼凯希·桑塔拉姆·柯棣尼斯 著

任鸣皋 皮美艳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5.75印张 140,000字 印数：1—1,65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86·68 定价：1.35元

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主席与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1939年3月15日摄于延安。

爱德尔（爱德华，右二）、卓尔克（卓克华，右一）、柯棣尼斯（柯棣华，左二）、巴苏（巴苏华，左一）和本克吉（本克华，左三）。



印度援华医疗队启程来华前夕，在孟买泰姬玛哈尔饭店举行欢送会后合影。
前排右一：柯棣尼斯、右四：爱德尔、右五：国大党领导人之一奈都夫人、右
七：克里希那（尼赫鲁的妹妹）、右八：卓尔克、右九：巴苏、二排右四：木克吉。



柯棣尼斯离家去孟买趁轮赴华前夕全家合影。

左起，坐：乌玛（柯棣华的嫂嫂）、S·W·科特（柯棣华的大妹夫）、萨罗吉尼·科特（即希拉，柯棣华的大妹）、桑塔拉姆·N·柯棣尼斯（柯棣华的父亲）、柯棣尼斯（柯棣华）、悉达·S·柯棣尼斯（柯棣华的母亲）、莉拉瓦蒂·D·帕勒卡尔（即玛哈拉莎，柯棣华的二妹）、D·C·帕勒卡尔（柯棣华的二妹夫）、柯棣华堂兄的孩子、柯棣华堂兄的夫人和孩子。

左起，站：瓦特萨拉（柯棣华的五妹）、萨罗吉尼（即苏勒卡·R·南德卡尔尼夫人，柯棣华的四妹）、柯棣华的堂弟、曼诺拉玛（柯棣华的三妹）。



柯棣尼斯的父亲桑塔拉姆·纳拉扬·柯棣尼斯
(1882—1938)



柯棣尼斯的母亲悉达·桑塔拉姆·柯棣尼斯
(1890—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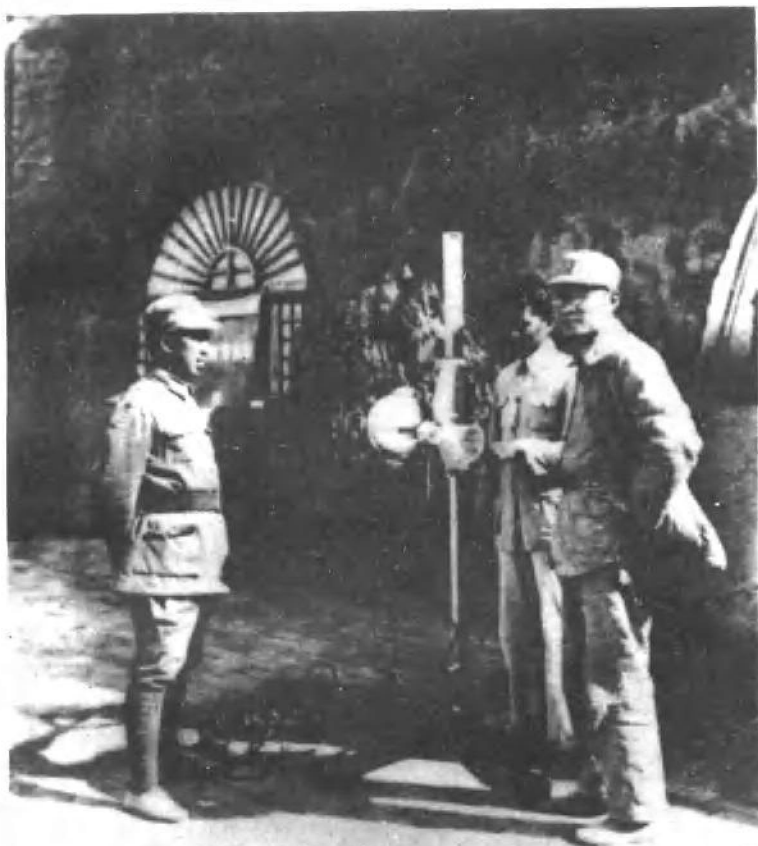
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 (柯棣华大夫)
(1910—19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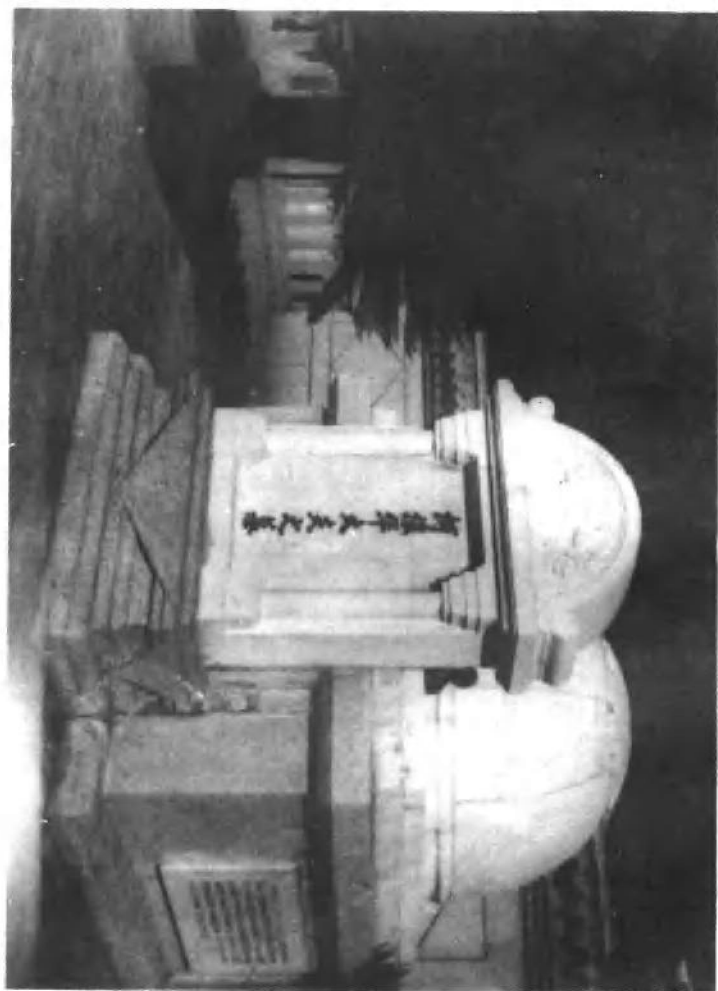
柯棣华和卓克华正在为病员施行手术。



中国“皖南事变”后，
柯棣华在张各庄的军民誓师
大会上发言。



援华医疗队带来的便携式X光机
柯棣华(中)向王稼祥(左)和滕代远(右)作介绍。



河北省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中的柯楝华大夫陵墓



河北省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中柯棣华大夫陵墓前的塑像
(其后右侧为爱德华大夫的纪念碑)



河北省唐县军城南关的晋察冀烈士陵园中的柯棣华大夫陵墓



本书作者曼凯希·桑特拉姆·柯棣尼斯先生在柯棣华大夫墓地取土



郭庆兰和柯印华
(柯棣华大夫的夫人和
儿子)。



1958年郭庆兰和印
华去印度探亲时，孟买
的二十七个妇女组织于
8月23日举行欢迎大
会，并祝贺印华十六岁
生日，图为庆祝程序之
一：印华盘腿而坐，座
前地毯上点了十六盏银
灯，象征十六岁生日，
由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妈
妈给印华眉心点了吉祥
痣。

中 译 本 序

王炳南

中印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其中最值得歌颂的事件之一，是卅年代末，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帮助我国抗日。

1938年，正当中华民族处在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刻，印度国大党代表印度人民派遣了一支援华医疗队，“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行五人，柯棣华大夫是医疗队中的一位年轻医生。其他四位是：队长爱德华大夫，副队长卓克华大夫，队员巴苏大夫和木克华大夫。他们为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不顾旅途艰险，来到抗日的最前线，分别在延安、华北等地参加医务工作，最长的达五年之久。印度援华医疗队是印度人民的友好使者，他们为中国人民保卫祖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的光辉业绩已成为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史上灿烂的篇章。

柯棣华大夫是印度孟买人。他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印度国内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志愿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抗日前线。医疗队到武汉时，我接受党的指派接待过他们。凡是见到过柯棣华大夫的人，对他那真挚、爽朗和乐观的性格都有深刻的印象。在重庆时，他的住处离我很近，我们

常见面。他学习中国话的劲头真使我佩服，来华不到一年便能讲好些中国话了，还能写写便条。有时没有译员，他就充任翻译。他学习中国话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以便更好地为中国抗日事业服务，同时，这也使人们从他那里了解到印度人民在英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痛苦和人民反抗的情况，加深了彼此的同情和兄弟情谊。在1939年1月15日重庆遭受日机大轰炸的次日，他收到了哥哥曼凯希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来信。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向他慰问，和与他同来的医疗队的几位医生一起劝他回去一次，看看家里，处理一下善后事宜。他含泪婉言拒绝了，表示在中国人民遭到日本法西斯血腥屠杀时，忍受自己丧失父亲的悲痛并不十分困难，他说，“我们来中国如若不到延安，就是没有达到目的！”我被他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解放后我看到他给家里的书信中，描述了重庆大轰炸后从瓦砾堆里拖出男人、妇女和儿童们尸体的惨状，否定了“万能慈悲”造物者的存在。在同法西斯的斗争中，他的思想在转变和日臻成熟。他和医疗队一起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挠，终于出发去延安了。办事处原来派我陪送他们前往延安，这时路易·艾黎先生要去西北检查“工合”，计划先到延安，他来找我解决交通工具，我正巧另有任务不能前往，便请他坐医疗队的救护车陪同他们一起去延安了。之后，从柯棣华大夫给我的信中了解到他在敌后的医疗工作情况，又从边区来的同志们那里听到他那不畏艰苦，与我八路军同志同甘共苦、忘我的工作精神以及对伤病员的精心治疗等等模范事迹，闻之令人感佩不已。他积极追求真理，全心全意为中国抗日军民服务，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特别是在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期间，他转战各地，救治伤员，并为我们培养了一批八路军医务工作者，他的英雄事迹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他后来终因积劳成疾，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三十二岁。直到现在，中国人民一直在缅怀